



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六十二届会议 2011 年 11 月 16 日至 25 日
通过的意见

第 58/2011 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011 年 10 月 12 日致政府的公函

事关: Heshmatollah Tabarzadi

该国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1991/42 号决议设立。委员会第 1997/50 号决议明确并扩大了它的任务。人权理事会遵照第 2006/102 号决定接管了工作组的任务,并依照 2010 年 9 月 30 日第 15/18 号决议将其任期再延长三年。

2. 工作组认为下列属任意剥夺自由的情况:

(a) 显然提不出任何剥夺自由的法律依据(如:某人刑期已满或尽管大赦法对其适用,却仍被关押)(第一类);

(b) 剥夺自由系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针对缔约国而论,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第二类);

(c) 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所列公正审判权的国际准则,情节严重,造成了任意剥夺自由的情形(第三类);

(d) 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长期遭受行政拘留,且无法得到行政或司法复议或补救(第四类);

(e) 基于出身、国籍、种族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情况、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其他状况等原因的歧视，剥夺自由，构成旨在趋于或可导致无视人权平等的违反国际法行为(第五类)。

提交的材料

来文方提交的来文

3. 据来文方称，Heshmatollah Tabarzadi，伊朗国民，是反对党派组织——被查禁的“伊朗民族阵线”秘书长。Tabarzadi 先生曾任学生通讯刊物《Payam-e Daneshjou》的编辑。据称，该刊物刊登了众多政府官员的不满之声后被查禁。他还曾经担任过伊斯兰学生会主席和时事周刊《Hoveyat-e-Khish》主编。

4. 据报告，2009 年 12 月 27 日早晨，Tabarzadi 先生遭到，由伊朗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统领的一支伊朗军队直系——Sepah-e-Pasdaran，伊朗革命卫队的逮捕。据称，负责抓捕 Tabarzadi 先生的军官持有经总检察长签署的逮捕证。这些军人搜查了 Tabarzadi 先生的住所，取走了两台电脑上的硬盘、一些文件、物品、书籍及其它物件。

5. 2009 年 12 月 17 日，即在 Tabarzadi 先生遭逮捕的几天前，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观点社论，评述了 2009 年伊朗总统竞选结果暴发的抗议。在 Tabarzadi 先生遭逮捕的前夜，他接受了“波斯湾美国之音”的采访，讨论了阿舒拉节暴发的抗议活动。

6. 最初，Tabarzadi 先生被关押在德黑兰 Evin 监狱第 209 号囚牢。据称，他遭到痛殴，并一个人被单独监禁了 40 天。来文方报告，Tabarzadi 先生遭到将被判死刑以及酷刑、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待遇，包括强奸的威胁。2010 年 5 月，Tabarzadi 先生被转押至设在卡拉杰市的 Rajae Shahr 监狱。

7. 直至 2010 年 6 月 9 日，即自被捕六个月之后，Tabarzadi 先生才被首次送交法官。2010 年 9 月，Tabarzadi 先生被伊斯兰革命法庭判罪如下：污蔑领导人、污蔑总统、从事反体制宣传、参加图谋破坏国家安全的集会与勾结活动和扰乱公共秩序。他被判处九年监禁，鞭笞 74 下，并在十年之内禁止参与任何社会活动。

8. 经上诉，继而推翻了部分扰乱公共秩序和反体制宣传的罪责，他的徒刑被减至八年，鞭刑被撤销。

9. 据报告，Tabarzadi 先生聘请的几位律师本人，包括 Nasrin Sotoudeh 女士¹ 和 Mohammad Oliyaefard 先生均遭逮捕并判刑。

10. 第一，来文方指出，本案剥夺 Tabarzadi 先生的自由，无法律依据可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 2 款阐明：“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

¹ 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21/2011 号《意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逮捕时应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应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 32 条禁止任意拘留并规定：“倘若某人遭逮捕，则必须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被告并说明对之提出的控罪和原因”。同一条款还阐明“最长在 24 小时内，案件宗卷和初始文件均须移交主管司法机构。法律程序必须尽快启动。”据来文方称，伊朗当局未及时将 Tabarzadi 先生送交法官。Tabarzadi 先生虽已被关押了六个多月，然而，却一直未被告知对他提出的控罪。此外，来文方通报，在整个诉讼过程及后续审判期间，伊朗当局骚扰并拘留了 Tabarzadi 先生的几位律师。

11. 第二，来文方辩称，Tabarzadi 先生之所以被剥夺自由的直接原因是，他和平行使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和二十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五条确认的权利和自由。来文方指出，Tabarzadi 先生是在电台直播节目上表示了他支持伊朗境内的和平示威游行活动，以及不到一个月前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就同样问题发表了相关的观点社论之后，随即遭到了逮捕。据悉，Tabarzadi 先生被判定犯有违反《伊斯兰刑法》条款的行为，显然与发表抨击政府的观点有关。因此，来文方坚称，逮捕和拘禁 Tabarzadi 先生的唯一动因，是要剥夺他发表见解和言论的自由，并阻止他批评政府。来文方还称，Tabarzadi 先生在行使了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参与了公共事务的活动之后直接遭拘禁。

12. 第三，来文方坚持，侵犯 Tabarzadi 先生公平审理权的情节之严重，形成了任意剥夺他自由迫害行为。在 Tabarzadi 先生首次遭 40 天单独监禁期间，无法与律师联系，与此同时，据称还遭到一再的审讯和虐待。更有甚者，由于对他的律师实施蓄意和持续不断的骚扰和刁难，进一步损害了他诉诸律师的权利。来文方认为，在对 Tabarzadi 先生提出指控、审判和他提出上诉期间，不让他有充分时间准备辩护，系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的行为。

13. 最后，来文方说，鉴于无任何法律依据可循，直接因 Tabarzadi 先生行使了《宣言》和《公约》所列的权利和自由即剥夺他的自由，系属任意之举，非但严重侵犯了他的权利，继而又侵犯了他的公平审理权。

政府的回应

14. 政府 2011 年 11 月 4 日发函通告工作组，Tabarzadi 先生被控所犯罪行如下：从事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制度的宣传；污蔑国家领导层；以非法结社方式，危害国家安全；居心叵测地图谋破坏国家安全和扰乱公共秩序。

15. 2009 年 12 月 28 日 Tabarzadi 先生遭逮捕。此后不久，德黑兰革命法庭第 26 分庭开庭审判了 Tabarzadi 先生，判定被告犯有所控罪行，并因从事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制度宣传罪，判处他一年 *taziri*(该术语依据伊斯兰专教法，系指可分别按法律和法官各自裁定的判决，实施各种程度不等的惩罚性)监禁；因污蔑国家领导层，追加二年 *taziri* 监禁；因心怀危害国家安全的歹意从事结社和阴谋性活动，判处五年 *taziri* 监禁；并因参与非法集会扰乱公共秩序，判处一年 *taziri* 监禁和 74 下 *taziri* 鞭答。

16. 在对 Tabarzadi 先生开庭审理期间，他由一组律师，即：Mohammad Oliyaiefard 先生、Abdolfattah Soltani 先生、Jahangir Mahmoudi 先生、Nasrin Sotoudeh 女士、Giti Pourfazel 女士和 Sara Najibi 女士为之出庭辩护。

17. 针对法庭的首次判决，由 Jahangir Mahmoudi 先生代理提出了上诉。2011 年 1 月 1 日，德黑兰上诉法庭驱回了上诉。然而，法庭洗清了指控 Tabarzadi 先生“以参与非法集会方式，扰乱公共秩序”的具体罪名。

18. 在他最近遭逮捕之前，即从 1996 年起至今——Tabarzadi 先生曾被判定犯有各类不同罪行，包括从事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制度的宣传。关于上述几项判决，对 Tabarzadi 先生的两次 *taziri* 监禁判决，被改为罚款；而另一次判决，则判处了他缓刑。2004 年，Tabarzadi 先生同样被德黑兰革命法庭判处了十四年的 *taziri* 监禁。Tabarzadi 先生的律师就判决提出了反辩。先是德黑兰上诉法庭，后又由最高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复审。最终，Tabarzadi 先生被判处九年 *taziri* 监禁，并在十年内禁止参与任何社会活动。

19. 政府坚称，尽管对 Tabarzadi 先生下达了斩钉截铁的判决，但仍出于伊斯兰的怜悯理由，准予他留滞狱外暂不收监。然而，Tabarzadi 先生则滥用了暂不收监的狱外滞留，违反了他本人不危害国家安全的保证，参与了侵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利益的活动。目前，Tabarzadi 先生正在服刑役，并与其他囚犯一样享有他的合法权益。

来文方的进一步评论

20. 来文方认为，政府的回应未答复来文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如下：

(a) 政府拿不出就据逮捕和拘禁 Tabarzadi 先生依法可循的理由。伊朗法律规定，在政府部队进行的任何审讯过程期间，须为被告提供与律师联系的途径，并在拘留当时，即告知对之的任何指控。政府剥夺了 Tabarzadi 先生的上述权利；

(b) 当初 Tabarzadi 先生被捕时，他本人遭到将近 40 天的单独监禁，期间未向他提供与律师联系的途径；

(c) 在遭逮捕和拘禁至少六个月期间，Tabarzadi 先生一直未被告知对他本人的控罪；

(d) 在 Tabarzadi 先生受审和上诉之前、期间和之后，政府一再对他的律师进行恫吓和骚扰，包括监禁。因此，Tabarzadi 先生在审判和上诉期间确实无法得到律师协助和充分准备辩护。

(e) 政府拘禁 Tabarzadi 先生，意在惩罚他行使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当他在广播电台直播节目上表示支持伊朗境内和平示威活动后不到一天的时间之内，以及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同样观点的社论不足一个月即遭逮捕的事实，系已证明了这一点；

(f) 在 Tabarzadi 先生遭拘禁之前和期间，政府人员对他进行人身虐待，并使之遭到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迫害。

21. 来文方认为，政府无法解答上述这关键的论辩问题，即无法解答来文依据剥夺 Tabarzadi 先生自由的行径提出的表面成立，隶属工作组划定的第一、二、三类案情。政府顾左右而言它，在回应时提出下述两点申辩：(1) 缔约国说，在开庭审理和上诉期间，Tabarzadi 先生由一组律师代理出庭辩护；和(2) 缔约国复述了针对 Tabarzadi 先生提出的控罪和判罪。

22. 关于如来文所述——而政府亦未作反驳的——第一点，Tabarzadi 先生虽聘请了几位律师，但这几位律师遭到伊朗政府一再的拘禁和骚扰。政府还逮捕了 Tabarzadi 先生的两位律师：Nasrin Sotoudeh 女士和 Mohammad Oliyaefard 先生，并且由于他们出面代理 Tabarzadi 的部分原因，判处了对他们两的监禁。政府还骚扰和拘留了 Tabarzadi 先生的另外三名律师：Jahangir Mahmoudi 先生、Giti Pourfazel 女士和 Abdolfattah Soltani 先生，再次剥夺了 Tabarzadi 先生有效的律师协助。

23. 来文方坚持，表面敷衍地称某个人获得了律师协助，不足以兑现《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和《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原则十八第 1 和 2 款² 所列的聘请律师权和为本人辩护的准备权。一旦国家干扰聘请律师权和为本人辩护的准备权，即实际剥夺了上述这两项权利。

24. 至于第二点，来文方指出，反复叙述对某人的指控和判罪，不足以反驳剥夺个人自由这个表面成立的案情。政府只是重复对 Tabarzadi 先生提出的指控和判定的罪责，则无法解说来文所述任意剥夺他权利和自由表面成立案情。

25. 来文方重申，剥夺 Tabarzadi 先生的自由，隶属工作组划定的第一、二和三类案情。

讨论情况

26. 工作组注意到，在接受了“波斯湾美国之音”采访，谈论阿舒拉节抗议活动后的第二天，以及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针对伊朗总统大选结果暴发的抗议活动发表的观点社论十天之后，Tabarzadi 先生即遭到了逮捕。

27. 政府未提供资料阐明，Tabarzadi 先生的哪些据称的具体行为，可构成对他定罪的行径。然而，政府的回应只是罗列了 Tabarzadi 先生被判定的各项罪责。工作组认为，罗列罪责不足以反驳 Tabarzadi 先生接受采访和发表观点社论与他因此遭逮捕和拘禁之间的真正关联关系。

² 大会第 43/173 号决议，附件。

28. 工作组注意到，Tabarzadi 先生遭逮捕六个月之后未送交法官或任何主管机构，因而既让被告无法就拘留是否合法提出质疑，也未告知他对之提出的控罪。

29. 政府并未反驳，Tabarzadi 先生虽聘请了几位正规律师，但当局却在整个开庭诉讼和后续审判期间，将他的律师投入牢狱并进行骚扰。

30. 工作组发表的第 21/2011 号意见查明，Tabarzadi 先生的其中一位律师，即：Nasrin Sotoudeh 女士确实被剥夺了自由，系为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九、十、十九、二十和二十一条和《公约》第九、十四、十九、二十一和二十二条规定的任意之举。同样，政府未反驳如下指控：Tabarzadi 先生的另一位律师，Mohammad Oliyaefard 先生，部分由于为前者出庭辩护的原因，也遭到了逮捕和监禁。另外还有指控称，政府骚扰和逮捕了 Tabarzadi 先生的另三位律师：Jahangir Mahmoudi 先生、Giti Pourfazel 女士和 Abdolfattah Soltani 先生，对此，也未遭到反驳。

31. 《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规定，由律师给予有效辩护的权利，是公平审理的核心特点之一。为此原因，工作组认为，阻碍各位律师有效且及时的履职，构成了严重侵犯公平审理基本权的行为。

32. 因此，工作组得出结论，逮捕和拘禁 Tabarzadi 先生系侵犯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作为缔约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九、十、十一、十八、十九、和二十一条和《公约》第九、十四、十九条确立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处理意见

33. 有鉴于此，工作组得出如下意见：

剥夺 Tabarzadi 先生的自由系属任意之举，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九、十、十一、十八、十九和二十一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十四和十九条，隶属可适用提交工作组审议的第二和三类案情。

34. 鉴于上述意见，工作组请该国政府采取必要步骤，就 Tabarzadi 先生的境况进行补救，使之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确立的准则和标准。

35. 工作组认为，通盘考虑此案的各方面情节，开释 Tabarzadi 先生并赋予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 5 款所列的可强制执行权，不啻为适足的补救办法。

36. 工作组根据其工作方法第 33 段(a)项，拟将 Tabarzadi 先生遭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指控，发送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问题特别报告员。

[2011 年 11 月 18 日通过]